

三侠五义

〔清〕石玉琨◎著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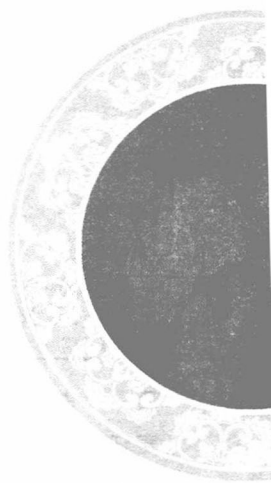


2 up
602.2

〔清〕石玉琨◎著

〔第二卷〕

三侠五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侠五义/(清)石玉琨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2
(2009.12 重印)

ISBN 978-7-80626-254-2

I. 三… II. ①石… III. 侠义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524 号

San Xia Wu Yi

三侠五义 (二)

原 著:(清)石玉琨

责任编辑:张雪霜

封面设计:徐 超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656 千字

印 张:5

书 号:ISBN 978-7-80626-254-2

定 价:125.00 元(全五册)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掷人头南侠惊佞党 除邪祟学士审虔婆	139
第二十二回	金鉴殿包相参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	145
第二十三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151
第二十四回	受乱棍范状元疯癫 贪多杯屈胡子丧命	157
第二十五回	白氏还魂阳差阴错 屈申附体醉死梦生	163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鉴貌辨色男女不分	169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	175
第二十八回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	181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	187

第三十回	济弱扶倾资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请南侠	192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飞比剑定良姻 钻天鼠夺鱼甘赔罪	198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扬言	204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试颜查散	210
第三十四回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鱼书柳老嫌寒士	217
第三十五回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223
第三十六回	园内赠金丫环丧命 厅前盗尸恶仆忘恩	228
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士挥金	234
第三十八回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240
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246
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252
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258

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	263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269
第四十四回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 开封府众义露真名	275
第四十五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徐庆遭擒	282
第四十六回	设谋诬药气走韩彰 遣兴济贫忻逢赵庆	288

第二十一回

擲人头南侠惊佞党 除邪祟学士审虔婆

且说邢吉正在作法，忽感到脑后寒光一缕，急将身体一闪，已经看见展爷目光炯炯，杀气腾腾，一道阳光直奔瓶上。所谓“邪不侵正”，只听得啪的一声响亮，将个瓶子炸为两半。老道见他法术已破，不觉“哎哟”了一声，栽下法台。展爷恐他逃走，翻身赶下台来。老道刚爬起要跑，展爷抽后就是一脚。老道往前一扑，趴在地下。展爷即上前从脑后手起剑落，已经身首异处。展爷斩了老道，重新上台来细看，见桌上污血狼藉，当中有一个木头人儿。连忙轻轻提出，低头一看，见有围桌，便扯了一块，将木头人儿包裹好了，揣在怀内。下得台来，提了人头，径奔书房而来。此时已有五鼓之半。

且说庞吉正与庞福在书房，说道：“今日天明已是六日，明日便可成功。虽然报了杀子之仇，只是便宜他全尸而死。”刚说至此，只听得“咔嚓”的一声，把窗户上大玻璃打破。掷进一个毛茸茸、血淋淋的人头来。庞吉猛然吃这一吓，几乎在椅子上栽倒。旁边庞福吓得缩作一团。迟了半晌，并无动静，庞贼主仆方才仗着胆子，掌灯看时，却是老道邢吉的首级。庞吉忽然省悟：“这必是开封府暗遣能人，前来破了法术，杀了老道。”即叫庞福传唤家人四下里搜寻，哪里有人影？只得叫人打扫了花园，埋了老道尸首，撤去法台，忿忿悔恨而已。

且说南侠离了花园，来至墙外树上，将包裹取下，拿了大衫披在身上，直奔开封。只见内外灯烛辉煌，俱是守护相爷，连忙

叫人通报。公孙先生闻听展爷到来，不胜欢喜，便同四勇士一并迎将出来。刚然见面，不及叙寒温，展爷便道：“相爷身体欠安么？”公孙先生诧异，道：“吾兄何以知之？”展爷道：“且到里面，再为细讲。”大家拱手来至公所，将包裹放下。彼此逊坐，献茶已毕。公孙策便问展爷：“何以知道相爷染病？请道其详。”南侠道：“说起来话长。众位贤弟且看此物，便知分晓。”说罢，怀中掏出一物，连忙打开，却是一块围桌片儿，里面裹定一个木头人儿。公孙策接来，与众人在灯下仔细端详，不解其故。公孙策又细细看出，上面有字，仿佛是包公的名字与年庚，不觉失声道：“哎哟！这是使的魔魔法儿罢。”展爷道：“还是老先生大才，猜得不错。”众人便问展爷：“此物从何处得来？”展爷才待要说，只见包兴从里跑出来道：“相爷已经醒来，今已坐起，现在书房喝粥呢。派我出来，说与展义士一同来的。叫我来请进书房一见。不知展爷来也不曾？”大家听了，个个欢喜。原是灯下围绕着看木头人儿，包兴未看见展爷，倒是展爷连忙站起，过来见了包兴。包兴只乐得心花开放，便道：“果然展爷来了。请罢，我们相爷在书房恭候呢。”

此时公孙先生同展爷立刻来至书房，参见包公。包公连忙让座。展爷告坐，在对面椅子上坐下。公孙主簿在侧首下位相陪。只听包公道：“本阁屡叨义士救护，何以酬报？即如今若非义士，我包某几乎一命休矣！从今后务望义士常在开封，扶助一二，庶不负渴想之诚。”展爷连说：“不敢，不敢。”公孙策在旁答道：“前次相爷曾差人去到尊府聘请吾兄，恰值公出未回，不料吾兄今日才到。”展爷道：“小弟萍踪无定。因闻得老爷拜了相，特来参贺。不想在通真观闻得老爷得病原由，故此连夜赶来。果然老爷病体痊愈，在下方能略尽微忱。这也是相爷洪福所致。”包公与公孙策闻听展爷之言，不甚明白，问：“通真观在哪里？如何在那里听得信呢？”展爷道：“通真观离三宝村不远。”便说起夜

间在跨所听见小道士与妇人言语，“因此急急赶到太师的花园，正见老道拜坛，瓶子炸了，将老道杀死，包了木人前来。”展爷滔滔不断，述说了一遍。包公闻听，如梦方醒。公孙策在旁道：“如此说来，黄寡妇一案也就好办了。”一句话提醒包公，说：“是呀，前次那婆子她说不见了女儿，莫非是小道士偷拐去了不成？”公孙策连忙称：“是，相爷所见不差。”复又站起身来，将递折子告病，圣上钦派陈林前来看视并赏御医诊视，一并禀明。包公点头，道：“既如此，明日先生办一本参奏的折子，一来恭请圣安，销假谢恩；二来参庞太师善用魘魔妖法，暗中谋害大臣，即以木人并杀死的老道邢吉为证。我于后日五鼓上朝呈递。”包公吩咐已毕，公孙策连忙称“是”。只见展爷起身告辞，因老爷初愈，唯恐劳了神思。包公便叫公孙策好生款待。二人作别。离了书房。

此时天已黎明，包公略为歇息，自有包兴、李才二人伺候。外面公所内，展爷与公孙先生、王、马、张、赵等各叙阔别之情。展爷又将得闻相爷欠安的情由，述说一遍。大家闻听，方才省悟，不胜欢喜。虽然熬了几夜未能安眠，到了此时，个个精神焕发，把乏困俱各忘在九霄云外了。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是再不能错的。彼此正在交谈，只见伴当人等安放杯筷，摆上酒肴，极其丰盛。却是四勇士于展爷见包公之时，便吩咐厨房赶办肴饌，与展爷接风掸尘，彼此大家庆贺。因这些日子相爷欠安，闹的上下沸腾，个个愁烦焦躁，谁还拿饭当事呢！不过是喝几杯闷酒而已。今日这一畅快，真是非常之乐，换盏传杯，高谈阔论，说到快活之时，投机之处，不由得哈哈大笑，欢呼震耳，更有四爷赵虎比别人尤其放肆，杯杯净，盏盏干，乐得他手舞足蹈。

包兴忽然从外面进来，大家彼此让座。包兴满面笑容，道：“我奉相爷之命出来派差，抽空特来敬展爷一二杯。”展爷忙道：

“岂敢，岂敢。适才酒已过量，断难从命。”包兴哪里肯依。赵虎在旁撺掇，定要叫展爷立饮三杯。还是王朝分解，叫包兴满满斟上了一盏敬展爷。展爷连忙接过，一饮而尽。大家又让包兴坐下。包兴道：“我是不得空儿的，还要复命相爷。”公孙策问道：“此时相爷又派出什么差使呢？”包兴道：“相爷方才睡醒，喝了粥，吃了点心，便立刻出签，叫往通真观捉拿谈明、谈月 and 那妇人，并传黄寡妇、赵国盛一齐到案。大约传到，就要升堂办事。可见相爷为国为民时刻在念，真不愧首相之位，实乃国家之大幸也！”包兴告辞，上书房回话去了。

这里众人听见相爷升堂，大家不敢多饮。唯有赵虎已经醉了，连忙用饭已毕，公孙策便约了展爷来至自己屋内，一壁说话，一壁打算参奏的折底。

此时已将谈明、谈月并金香、玉香以及黄寡妇、赵国盛俱各传到。包公立刻升堂。喊了堂，入了座，便吩咐先带谈明。即将谈明带上堂来，双膝跪倒。见他有三旬以上，形容枯瘦，举止端详，不像个作恶之人。包公问道：“你就是叫谈明的么？快将所做之事报上来。”谈明向上叩头道：“小道士谈明，师傅邢吉，在通真观内出家。当初原是我师徒二人，我师傅邢吉每每做些暗昧之事，是小道时常谏劝，不但不肯听劝，反加责处，因此小道忧思成病。不料后来小道有一族弟，他来看视小道。因他赌博宿娼，无所不为，闹得甚是狼狈，原是探病为由，前来借贷。小道如何肯理他呢？他便哀求啼哭。谁知被师傅邢吉听见，将他叫去，不知怎么三言两语，也出了家了。登时换了衣服鞋袜，起名叫作谈月。哎哟！老爷呀！自谈月到了庙中，我师傅如虎生翼。他二人做的不尴不尬之事，难以尽言。后来我师傅被庞太师请去，却是谈月跟随，小道在庙看守。忽见一日夜间，有人敲门，小道连忙开了山门一看，只见谈月带了个少年小道士一同进来。小道以为是同道。不然，又不知是他师徒行的什么鬼祟。小道也

不敢管，关了山门，便自睡了。至次日，小道因谈月带了同道之人，也应当见礼。小道便到跨所，进去一看，就把小道吓慌了。谁知不是道士，却是个少年女子，在那里梳头呢。小道才要抽身，却见谈月小解回来。便道：‘师兄既已看见，我也不必隐瞒，此女乃是我暗里带来。无事便罢，如要有事，自有我一人承当，唯求师兄不要声张就是了。’老爷想，小道素来受他的挟制，他如此说，小道还能管他么？只得诺诺退去，求其不加害于我，便是万幸了。自那日起，他每日又到庞太师府中去，出去时便将跨所封锁；回来时，便同那女子吃喝耍笑。不想今日他刚要走，就被老爷这里去了多人，将我等拿获。这便是实在事迹。小道敢作证见，再不敢撒谎的。”老爷听罢，暗暗点头道：“看此道不是作恶之人，果然不出所料。”便吩咐带在一旁。

便带谈月。只见谈月上堂跪倒。老爷留神细看，见他约有二旬年岁，生得甚是俏丽，两个眼睛滴溜溜地乱转，已露出是个不良之辈了。又见他满身华裳，更不是出家的形景。老爷将惊堂木一拍，道：“奸人妇女，私行拐带，这也是你出家人做的么？讲！”谈月才待开言，只见谈明在旁厉声道：“谈月，今日到了公堂之上，你可要从实招上来。我方才将你所作所为，俱各禀明了。”一句话把个谈月噎得倒抽了一口气，只得据实招道：“小道谈月，因从那黄寡妇门口经过，只见有两个女子，一个极丑，一个很俊，小道便留心。后来一来二去，渐渐地熟识。每日见那女子门前站立，彼此俱有眷恋之心，便暗定私约，悄从后门出入。不想被黄寡妇撞见，是小道多用金帛买嘱黄寡妇，便应允了。谁知后来赵家要迎娶，黄寡妇着了急了，便定了计策。就那日迎娶的夜里，趁着忙乱之际，小道算是俗家的亲戚，便将玉香改妆，私行逃走。彼时已与金香说明。她原是长得丑陋，无人聘娶，莫若顶替去了。到了那里，生米已成熟饭，他也就反悔不来了。心想是个巧宗儿。谁知今日犯在当官。”说罢，往上磕头。包公问

道：“你用多少银子买嘱了黄寡妇？”谈月道：“纹银三百两。”包公问道：“你一个小道士，哪里有许多银子呢？”谈月道：“是我偷师傅的。”包公道：“你师傅那有许多银子呢？”谈月道：“我师傅原有魔魔神法，百发百中。若要害人，只用桃木做个人儿，上面定着名姓年庚，用污血装在瓶内。我师傅作起法来，只消七日，那人便气绝身亡。只因老包……”说至此，自己连忙啐了一口，“呸！呸！”“只因老爷有杀庞太师之子之仇，庞太师怀恨在心，将我师傅请去，言明做成此事，谢银一千五百两。我师傅先要五百两，下欠一千两，等候事成再给。”包公听罢，便道：“怪不得你还要偷你师傅一千两，与玉香远走高飞，作长久夫妻呢！这就是了。”谈月听了此言，吃惊不小：“此话是我与玉香说的，老爷如何知道呢？必是被谈明悄悄听去了。”他哪里知道，暗地里有个展爷与他泄了底呢。先将他二人带将下去，吩咐带黄寡妇母女上堂。

不知如何审办，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金鉴殿包相参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

且说包公审明谈明，吩咐将黄寡妇母女三人带上来。只见金香果然丑陋不堪，玉香虽则俏丽，甚是妖淫。包公便问黄寡妇：“你受了谈月三百两，在于何处？”黄寡妇已知谈月招承，只得吐实，禀道：“现藏家中柜底内。”包公立刻派人前去起赃。将他母女每人拶了一拶，发在教坊司：母为虔婆，暗合了贪财卖奸之意；女为娼妓，又随了倚门卖俏之心。金香自惭貌陋，无人聘娶，情愿身入空门为尼。赃银起到，偿了赵国盛银五十两，着他另外择娶。谈明素行谨慎，即着他在通真观为观主。谈月定了个边远充军，候参奏下来，质对明白，再行起解。审判已明，包公退堂，来至书房。此时公孙先生已将折底办妥，请示。包公看了，又将谈月的口供叙上了几句，方叫公孙策缮写，预备明日五鼓参奏。

至次日，天子临轩。包公出班，俯伏金阶。仁宗一见包公，满心欢喜，便知他病体痊愈，急速宣上殿来。包公先谢了恩。然后将折子高捧，谨呈御览。圣上看毕，又有桃木人儿等作证，不觉心中辗转道：“怪道包卿得病，不知从何而起，原来暗中有人陷害。”又一转想：“庞吉你乃堂堂国戚，如何行此小人暗昧之事？岂有此理！”想至此，即将庞吉宣上殿来，仁宗便将参折掷下。庞吉见龙颜带怒，连忙捧读，不由得面目更色，双膝跪倒，唯有俯首伏罪而已。圣上痛加申饬，念他是椒房之戚，着从宽罚俸三年。天子又安慰了包公一番，立时叫庞吉当面与包公赔罪。

庞贼遵旨，不敢违背，只得向包公跟前谢过。包公亦知他是国戚，皇上眷顾，而且又将他罚俸，也就罢了。此事幸亏和事的天子，才化为乌有。二人从新又谢了恩。大家朝散，天子还宫。

包公五六日未能上朝，便在内阁料事这几日公事。只见圣上亲派内辅出来宣旨道：“圣上在修文殿宣召包公。”包公闻听，即随内辅进内，来至修文殿，朝了圣驾。天子赐座，包公谢恩。天子便问道：“卿六日未朝，朕如失股肱，不胜郁闷。今日见了卿家，方觉畅然。”包公奏道：“臣猝然遭疾，有劳圣虑，臣何以克当。”天子又问道：“卿参折上义士展昭，不知他是何如人？”包公奏道：“此人是个侠士，臣屡蒙此人救护。”便说：“当初赶考时路过金龙寺，遇凶僧陷害，多亏了展昭将臣救出；后来奉旨陈州放赈，路过天昌镇擒拿刺客项福，也是此人；即如前日在庞吉花园破了妖魔，也是此人。”天子闻听，龙颜大悦，道：“如此说来，此人不独与卿有恩，他的武艺竟是超群的了。”包公奏道：“若论展昭武艺，他有三绝：第一，剑法精奥；第二，袖箭百发百中；第三，他的纵跃法，真有飞檐走壁之能。”天子听至此，不觉鼓掌大笑，道：“朕久已要选武艺超群的，未得其人。今听卿家之言，甚合朕意。此人现可在否？”包公奏道：“此人现在臣的衙内。”天子道：“既如此，明日卿家将此人带领入朝，朕亲往耀武楼试艺。”

包公遵旨，叩辞圣驾，出了修文殿，又来到内阁。料理官事已毕，乘轿回至开封，至公堂落轿，复将官事料理一番。退堂，进了书房，包兴递茶。包公叫：“请展爷。”不多时，展爷来到书房。包公便将今日圣上旨意，一一述说：“明早就要随本阁入朝，参见圣驾。”展爷到了此时虽不愿意，无奈包公已遵旨，只是谦逊了几句：“唯恐艺不惊人，反要辜负了相爷一番美意。”彼此又叙谈了多少时，方才辞了包相，来至公所之内。此时公孙策与四勇士已知道展爷明日引见，一个个见了，未免就要道喜，大家又

聚饮一番。

至次日五鼓，包公乘轿，展爷乘马，一同入朝伺候。驾幸耀武楼，合朝文武扈从。天子来至耀武楼，升了宝座。包公便将展昭带至丹墀，跪倒参驾。圣上见他有三旬以内年纪，气宇不凡，举止合宜，龙心大悦。略问了问家乡籍贯。展昭一一奏对，甚是明晰。天子便叫他舞剑，展爷谢恩，下了丹墀。早有公孙策与四勇士俱各暗暗跟来，将宝剑递过。展爷抱在怀中，步上丹墀，朝上叩了头，将袍襟略为掖了一掖，先有个开门式，只见光闪闪，冷森森，一缕银光翻腾上下。起初时身随剑转，还可以注目留神；到后来竟使人眼花缭乱。其中的削砍劈剁，勾挑拨刺，无一不精。合朝文武以及丹墀之下众人，无不暗暗喝彩。唯有四勇士更为关心，仰首翘望，捏着一把汗，在那里替他用力，见他舞到妙处，不由得甘心佩服：“真不愧‘南侠’二字。”展爷这里施展平生学艺，着着用意，处处留心，将剑舞完，仍是怀中抱月的架势收住，复又朝上磕头。见他面不改色，气不发喘。

天子大乐，便道：“真好剑法！怪不得卿家夸奖。他的袖箭又如何试法？”包公奏道：“展昭曾言，夜间能打灭香头之火。如今白昼，只好用较射的木牌，上面糊上白纸，圣上随意点上三个朱点，试他的袖箭。不知圣意若何？”天子道：“甚合朕意。”谁知包公早已吩咐预备下了，自有执事人员将木牌拿来。天子验看，上面糊定白纸，连个黑星皱纹一概没有，由不得提起朱笔，随意点了三个大点，叫执事人员随展昭去，该立于何处任他自便。因袖箭乃自己练就的步数远近，与别人的兵刃不同。展昭深体圣意，随执事人员下了丹墀，斜行约二三十步远近，估量圣上必看得见，方叫人把木牌立稳。左右俱各退后。展昭又在木牌之前，对着耀武楼遥拜。拜毕，立起身来，着准红点，翻身径奔耀武楼。跑来约有二十步，只见他将左手一扬，右手便递将出去，只听木牌上“啪”的一声，他便立住脚，正对了木牌，又是一扬

手，只听那边木牌上又是一声“啪”，展爷此时却改了一个卧虎势，将腰一躬，脖项一扭，从胳肢窝内将右手往外一推，只听得“啪”，将木牌打的乱晃。展爷一伏身，来到丹墀之下，往上叩头，此时已有人将木牌拿来，请圣上验看。见三枝八寸长短的袖箭，俱各钉在朱红点上，唯有末一枝已将木牌钉透。天子看了，甚觉罕然，连声称道：“真绝技也！”

包公又奏：“启上吾主，展昭第三技乃纵跃法，非登高不可，须脱去长衣方能灵便。就叫他上对面五间高阁，我主可以登楼一望，始能看得真切。”天子道：“卿言其是。”圣上起身，刚登扶梯，便传旨：“所有大臣俱各随朕登楼，余者俱在楼下。”便有随事内监回身传了圣旨。包公领班，慢慢登了高楼。天子凭栏入座，众臣环立左右。

展昭此时已将袍服脱却，扎缚停当。四爷赵虎不知从何处暖了一杯酒来，说道：“大哥且饮一杯助助兴，提提气。”展昭道：“多谢贤弟费心。”接过一饮而尽。赵爷还要斟时，见展爷已走出数步。愣爷却自己悄悄地饮了三杯，过来跷着脚儿，往对面阁上观看。

单说展爷到了阁下，转身又向耀武楼上叩拜。立起来，他便在平地上鹭伏鹤行，徘徊了几步。忽见他身体一缩，腰背一躬，“嗖”的一声，犹如云中飞燕一般，早已轻轻落在高阁之上。这边天子惊喜非常，道：“卿等看他，如何一转眼间就上了高阁呢？”众臣宰齐声夸赞。此时展爷显弄本领，走到高阁柱下，双手将柱一搂，身体一飘，两腿一飞，嗤、嗤、嗤、嗤顺柱倒爬而上。到了柁头，用左手把住，左腿盘在柱上，将虎体一挺，右手一扬，作了个探海势。天子看了，连声赞“好”。群臣以及楼下人等无不喝彩。又见他右手抓住椽头，滴溜溜身体一转，把众人吓了一跳。他却转过左手，找着椽头，脚尖儿登定檀方，上面两手倒把，下面两脚拢步，由东边串到西边，由西边又串到东边。

串来串去，串到中间，忽然把双脚一拳，用了个卷身势往上一翻，脚跟蹬定瓦陇，平平也将身子翻上房去。天子看至此，不由失声道：“奇哉！奇哉！这哪里是个人，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谁知展爷在高处业已听见，便在房上与圣上叩头。众人又是欢喜，又是替他害怕。只因圣上金口说了“御猫”二字，南侠从此就得了这个绰号，人人称他为御猫。此号一传不知紧要，便惹起了多少英雄好汉，人人奇材，个个豪杰。若非这些异人出仕，如何平定襄阳的大事。后文慢表。

当下仁宗天子亲试了展昭的三艺，当日驾转还宫，立刻传旨：“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就在开封府供职。”包公带领展昭望阙叩头谢恩。诸事已毕，回转开封。包公进了书房，立刻叫包兴备了四品武职服色送与展爷。展爷连忙穿起。随着包兴来到书房，与包公行礼。包公哪里肯受，逊让多时，只受了半礼。展爷又叫包兴进内在夫人跟前代白，就说展昭与夫人磕头。包兴去了多时，回来说道：“夫人说，老爷屡蒙展老爷护救，实实感谢不尽。日后还要求展老爷时时帮助相爷。给展老爷道喜，礼是不敢当的。”展爷恭恭敬敬，连连称“是”。包公又告诉他：“明早具公服上朝，本阁替你代奏谢恩。”展爷谢道：“卑职谨依钧命。”说罢，退出，来到公所。公孙策与四勇士俱各上前道喜。彼此逊让一番，大家入座。不多时，摆上丰盛酒肴。这是众人与展爷贺喜的。公孙策为首，便要安席敬酒。展爷哪里肯依，便道：“你我皆知己弟兄，若如此，便是拿我当外人看了。”大家见展爷如此，公议共敬三杯。展爷领了，谢过众人，彼此就座。饮酒之间，又提起今日试艺，大家赞不绝口。展爷再三谦逊，毫无自满之意，大家更为佩服。

正在饮酒之际，只见包兴进来，大家让座。包兴道：“实实不能相陪，相爷叫我来请公孙先生来了。”众人便问何事。包兴道：“方才老爷进内，吃了饭出来，便到书房，叫请公孙先生。